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柏拉图 ● 著

伊翁

10

王双洪 ● 译疏

I052/34

200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伊 翁

l o

柏拉图 ● 著 王双洪 ● 译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翁 / (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双洪译疏.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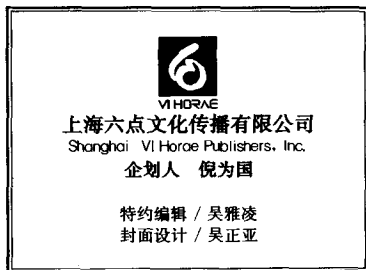
(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17-5986-8

I. 伊… II. ①柏…②王… III. 柏拉图(前 427~前 347)—文艺—思想评论

IV. B502.232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2165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柏拉图注疏集

伊翁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双洪 译疏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986-8/B·415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遴选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 35 篇，书简集 1 种，共 36 部）。1513 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史称西方近代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后来，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 31 篇本或 28 篇本，甚至 24 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 20 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笺注本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 40 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 36 种+托名作品 7 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

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四十三篇(36篇+托名作品7篇),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注疏全集》,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译）
- 4 斐多（刘小枫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丁耘译）
- 2 泰阿泰德（观溟译）
- 3 智术师（观溟译）
- 4 治国者（洪涛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译）
- 2 斐勒布（肖有志译）
- 3 会饮（刘小枫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译）
- 3 希普帕库斯（乔戈译）
- 4 情敌（吴明波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
- 2 卡尔米德（丁耘译）
- 3 拉克斯（黄旭东译）
- 4 吕西斯（黄群译）

卷六

- 1 欧蒂德漠（陈建洪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译）
- 4 美诺（郭振华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罗卫平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罗卫平译）
- 3 伊翁（王双洪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魏朝勇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纆译）
- 2 王制（张文涛译）
- 3 蒂迈欧（徐戡译）
- 4 克里提阿（徐戡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译）
- 2 法义（程志敏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译）
- 4 书简（彭磊译）

杂篇（刘锋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目 录

引言 / I

柏拉图 伊翁（译注） / 33

苏格拉底与城邦诗人：《伊翁》义疏 / 67

- 1 开场：从医神到雅典娜（530a1—b4） / 69
- 2 苏格拉底的“艳羡”（530b5—d8） / 80
- 3 诗的题材（530d9—531d11） / 89
- 4 伊翁的矛盾（531d12—532b7） / 99
- 5 清醒与沉睡（532b8—533c3） / 108
- 6 诗人的沉默（533c4—535a10） / 119
- 7 清醒抑或迷狂（535b1—535e6） / 130
- 8 磁石环链中的上与下（535e7—536d7） / 138
- 9 苏格拉底重建技艺的原则（536d8—539d4） / 145
- 10 伊翁试图建立诵诗技艺的标准（539d5—540d3） / 156
- 11 诵诗人与将军（540d4—541e1） / 162
- 12 伊翁的尴尬（541e1—542b4） / 170

结语 / 174

附录 /177

哈里斯 柏拉图《伊翁》中的 *Tέχνη* 和 *Θεία Μοῖρα* /179

克莱因 柏拉图的《伊翁》 /195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3

引 言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
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①

几年前的一次随意翻阅，读到此句，扪心自问：读书人的
次第中我属于哪个？问罢不禁汗颜。抛开小学与中学的读书时
光不谈，从大学至今，能够由着兴趣读书的岁月也将近十年，
但在古人排列的读书人次第中，自己甚至连最初层次的都算不
上——诗经楚辞、孔孟老庄或者西人的荷马史诗、圣经，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我们能够讲解什么？读书经历与吾辈相似
者，能够讲经者恐怕也为数不多，更不用说“博览古今、精思
著文”。

现代教育制度中的博士与古代读书人的对照是否风马牛不
相及？前者处于学位金字塔的塔尖，后者乃读书人最为普通的
根基。现代人的最高与古人的最低之间尚有差距，匪夷所思？
或者是这种对比有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读经，能否解经是不

^① 王充：《论衡》，见《论衡校释》，黄晖撰，中华书局，1996，页607。

是可以作为衡量读书人境界高低的标准？

什么是“经”？为什么要读经，解经？最为通俗也最准确的解释是，“经”，即古代经典。经典乃伟大心灵智慧的书写，是往圣先贤留给我们的财富，其中蕴涵着对人类原初境遇、共通问题的提问、思索与回答。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可能会忘记来路、迷失前行的方向，所以我们需要指引，而经典则会成为我们的路标。但是，伟大的心灵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即使产生，又能有几人足够幸运，可以和他们在课堂上、在现实中相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够阅读伟大心灵留下的文字，凭借这架阶梯，寻求一条从幽暗洞穴出发的上升之路。

我们的时代，是教育前所未有地获得普及的时代，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可以走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的时代，书籍和知识的数量空前增长，从来没有如此卷迭浩繁、更替迅速。但是，这却是个教育与原初意义的教养、与伟大的心灵渐行渐远的时代——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吗？

教育本来的方向应该指向文化的原初意义。在英文中，文化（culture）最初指“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①用我们古人的语言可以解释为“以文化之”，是以美好的、智慧的、有文采的事物来培养、教育（人），大概包括三个意义维度，如果简练一些表达，就是“文化”、“文”和“化”。首先，“文化”指对心灵的培育——文化，以文化之；其次，还包含培育得以实施的前提，指伟大的心灵及其留下的杰作——文；再次包括文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唤醒个体内在自由和卓越——化。再看我们时下的“文化”，似乎一切可以归为一类的人和事物之后都可以缀以“文化”

① 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一行译，见《经典与解释 8：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华夏出版社，2005，页 2。

一词，例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文化”越来越失却涵盖人类心灵的部分，成为一个庞杂纷乱却日趋狭隘的杂烩。在现代民主多元且自由的园中，文化枝枝蔓蔓、纷繁错杂，掩住了原初意义上的高贵与单纯。这种文化，造就了一大群除了体育杂志、娱乐节目和肥皂剧之外什么都不看的大众。在喧嚣与浮躁的时代，如果教育也失去了关乎德行和智慧的维度，那么，大学是职业教育还是教养教育？除了训练职业技能之外，还能教人什么？

或许，真的到了该重新思考教育问题，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的时候，正如一套丛书的按语所说的，“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回味古典智慧，更因为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①

在现代社会，时间赋予了人们一种后来居上的盲目自信，许多现代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比伟大的心灵更富有智慧。似乎被科学技术裹挟着在现代化路途上迅跑的人，在心性和智慧上一定能超过古人，这是启蒙之后人被大写所获得的信心。对于自信得有些狂妄的现代人来讲，这是个没有镜子的世界，人们无法用自己的眼睛看清自身的处境。此时，面对某些困境，最好求助古代的贤人。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社会的框架和标准解读古人，而是要用古人的眼睛来反观自身。所以，面对古人的智慧，我们应该怀着敬畏小心翼翼地穿行其中，寻找贤人留下的真正财富。只有专注温良地倾听，伟大的心灵才会敞开，发出最为真实的声音。

古典学问能够让人在追新逐异的现代学术风气和各种理论、“主义”的迅速更迭中沉潜心性，在文化源头处获得滋养。

① 刘小枫、陈少明：“《经典与解释》缘起”，见《经典与解释 1：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2003，卷首页。

翻译和解读古代经典，是打开古典学问门径的必经之途。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界有过一次接受西方精神洗礼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动今天已经演化为一种赶超与接轨情结，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 and 主义被学界迅速操演一番，进而以与西方当前学者说着同样的话题而感到欣慰。我们对西学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视，可是，这种厚今薄古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难见西方思想真容，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仅为末流而非源头。长期以来，我国学界重视的是启蒙之后、已经沾染西方现代病的思想，而那些西方思想的发源处，体现着人类思想精髓的古代经典，长久以来被撇在学界研究视野之外。其实，解读西方经典与赶超、接轨的话题皆无牵连。在某种意义上讲，古人面对的是人类自古至今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从他们那里或许更能找到现代人所缺乏的智慧和德性。或许，我们的西学研究早就该蓦然回首了，回到古典的文本中去，从那里返观今天，许多问题可能会更加明朗清晰。

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我被引领到柏拉图的伟大智慧面前，由此，开始了艰难却又充满思索与发现的路途。笔者重新翻译并注释柏拉图的《伊翁》（旧译《伊安篇》），绝非出于匠气十足的考古癖，整理故旧，而是与笔者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梁漱溟先生曾有言，学人分为两种——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笔者距离学人之名号甚远，不敢忝列其中，所做的工作也远称不上做学问，但愚见以为，学术与问题很难截然分开，或者说，学术离不开问题意识，而问题也有待学术的探究来澄清与解决。翻译和注释《伊翁》乃笔者问学的开始，同时也期望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能在柏拉图那里寻得启发或答案。

一、《伊翁》在柏拉图作品中的位置

在柏拉图对话中,《伊翁》篇幅非常短(极短的作品还有《克力同》和《希琵阿斯后篇》)。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记载,由1世纪罗马时代学者忒拉绪洛斯(Θεόστρως)①编纂的柏拉图全集本就包含《伊翁》,忒拉绪洛斯的全集本共分9组,每组四篇,每篇对话有两个标题,一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以对话者人名命名的正题,另一个名称则是根据对话内容命名的副题。《伊翁》的副题为“论伊利亚特”,在第七组,分组原则不可考(参见《名哲言行录》III. 56—59)。从19世纪开始,随着考古发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关注柏拉图作品的真伪问题。但《伊翁》长期被认为是伪作。19世纪翻译和诠释柏拉图作品的大家施莱尔马赫,将他认定的柏拉图11篇真作按创作意图的展开顺序分为三组,《伊翁》被置于第一组《斐德若》、《普罗塔戈拉》和《帕默尼德》的附属作品中,他对《伊翁》的真实性也表示怀疑。②施莱尔马赫的观点颇具影响。但随着“文体风格品评”和“语言统计”等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运用,到20世纪,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怀疑《伊翁》的真实性。

从忒拉绪洛斯到施莱尔马赫至今,研究者们都喜欢将柏拉图的作品分组、分期,其目的不外是要确定某篇或某些作品在著作整体中的位置。目前学界划分柏拉图作品主要有两种路向,一是编年说,一是意图说。前者依据写作时间的先后,把柏拉

① 有的研究者推断在忒拉绪洛斯之前曾有人编纂过《柏拉图全集》,但只是推测,并非定论,一般认为编辑柏拉图全集自忒拉绪洛斯开始。参见王宏文、宋洁人著,《柏拉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11。

② Schleiermacher: *Introductions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illiam Dobs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页145—152。

图作品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后者划分的依据则是柏拉图写作的意图（持此说者认为柏拉图的全部作品都按照事先存在的创作意图展开），或者说依据作品的主题分组。两种方法在确定某些作品的位置时常有分歧。

如何确定《伊翁》的位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Charles H. Kahn 认为，伊翁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可以和《希琵阿斯后篇》对观，二者在外在形式上极为相似，叙事结构都很简单，都在两个对称的对话部分中插入苏格拉底表达自己观点的大段说辞，并且两篇都多处引用荷马史诗；两篇对话都处于柏拉图作者生涯的开端，属于早期作品，初步表现了柏拉图的哲学论题和哲学论证方法。^①R.E. Allen 同意 Kahn 以上观点，但是，他本人将《伊翁》和《希琵阿斯后篇》、《拉克斯》、《普罗塔戈拉》划分为一组，认为虽然《伊翁》在外部形式上靠近《希琵阿斯后篇》，但就主题而言，却内在指向了《普罗塔戈拉》，二者都涉及对诗人、知识、技艺等问题的探讨。^②Harold Tarrant 同样承认《伊翁》为早期作品，但他把《伊翁》与《希琵阿斯后篇》、《希琵阿斯前篇》、《欧绪德谟》、《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划分为一组，认为从主题上来讲，这些早期对话都意在瓦解一种观念的合理性或一种人物形象的权威性。^③综观以上几位研究者的结论，可以看出，在确定《伊翁》位置的时候，编年说和意图说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学界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法，即完全忽略作品编年，

① Charles H. Kahn: *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the Philosophical Use of a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页 101—119。

② 参见 R.E. Allen: *Ion, Hippias Minor, Laches, Protagoras* 一书的序言,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Harold Tarrant: *Plato's First Interprete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页 99—101。

也不揣测柏拉图的全部创作是否按意图展开，而是直接从主题入手分析。Thomas L. Pangle 在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Forgotten Socratic Dialogues* 的编者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前提就是要拒绝把书中收录的十篇对话（《伊翁》包括在内）看作柏拉图早期对话的流行观点，编者并不认为那些对话是柏拉图写作意图展开之前次要的、预备性作品，反对将之视为柏拉图思想的火花和碎片，并且认为这些短小的对话同样是柏拉图精雕细琢的作品。该书中收入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对《伊翁》的解读，通篇未提及《伊翁》的编年顺序，其见解不失独到和深刻之处。

其实，编年说也好，意图说也罢，最后的关键都在于帮助我们把握柏拉图在作品中说了什么。那么，柏拉图的《伊翁》想要说什么呢？

这篇短小的对话不过是用夸张的模仿进行揶揄而已，歌德在 18 世纪末如是说。20 世纪早期柏拉图研究的重要著作《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把《伊翁》列为次要对话，作者泰勒（A. E. Taylor）以为，关于《伊翁》并没有什么好说的。20 世纪 60 年代汉密尔顿编撰柏拉图全集英译本，在《伊翁》的简短提要中写到，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为自己找乐子，没有真正的讨论辩难。

难道真像这些学者们所讲的，《伊翁》这篇对话如此微不足道？

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柏拉图写作这篇对话的目的只是一个诵诗人颜面扫地？在讽刺和揶揄背后，柏拉图要告诉我们什么？柏拉图每篇对话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篇对话的主题不会成为另一篇对话表现的重点，所以，伟大的解经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喜欢问，柏拉图某篇对话独一无二的是什么？